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卷十四下

元 陶宗儀 撰

資暇錄 李濟翁

車馬有行色

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子稱柳下季逢  
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也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  
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宜矣南華既非僻經咸所觀習  
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譌歟

一本駁  
其誕歟

不拜單于

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來童稚時便熟諷  
詠至於垂白莫悟賦題之誤抑皆詮寫升在甲等何不  
詮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瀚蒙  
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况梁元帝亦著論曰漢  
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卧  
伏冰霜仲師因無下拜隔絕區外學者豈能尚醉而不

解醒耶

一本無解字

行李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李傳寫之誤誤作李馬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祿里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可

得而明也案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為角音録祿或作  
角字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録而作祿者以其字  
僻又慮誤音故也以愚所見角是當東方何者案陳留  
志稱京師亦號為灞上儒生灞既在京之東則角星為  
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録爾然録字亦音角角  
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作睪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  
其音呼之稍留心為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字與  
音覺之角字點畫有分別處又不知角録各有二音字

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大夫鬻八實于綠中  
鄭司農注云綠當為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  
中為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為覺覺是腭際聲綠  
是舌頭之聲何以破聲誤之說也注復云角中謂棺內  
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  
陸氏釋文孔公正義不能窮聲盡義亦但云綠當為角  
何忽後學之甚故愚自讀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作祿  
音亦豈敢正諸君子耶然好學者幸試詳之

客散

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門但風聞便用  
不尋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惡而不樂矣寔為客去就  
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維悲府主已沒之句上句云  
秋風正蕭索蓋痛其主人歿後同僚皆散其可用乎

蟲霜旱潦

曲子名  
并辭

飲坐令作有不悟而飲罰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或云蟲  
傷水旱且以為薄命不偶萬口一音未嘗究四字之意

何也蟲傷宜為蟲霜蓋言田農水旱之外抑有蟲蝕霜損此四者田農之大害六典言之數矣呼曲子名則下兵為下平閻羅鳳為閻羅鳳著辭則河內王為何柰王檣竿上為長竿上如斯之語豈可殫論

生子給

俗生男必給云女女給云男意者以其形新魄怯慮鬼物知而逼攝不欲誠告當由高齊斛律皇后誕女後主苟欲悅后父光意詐稱生男而大赦後大臣家效之因



主失德不道或以此戲漸至成風今為忌諱乖歟

戲源驛

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水之旁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蘇林云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小顏又云今有戲源驛音平聲人所知也何為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彼從俗爾我輩其可終誤哉

梅槐

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攘音壞實

語訛強名也當呼為梅槐在灰部韻音回案江陵記云  
洪亭村下有梅槐樹嘗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  
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演削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  
間取此為證不乃近乎且未見枚橐之義也直使便為  
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耶取象於玫瑰耶玫瑰瑰亦  
音回不音瓊其瑰字音瓊者是瓊瑰音回者是玫瑰字  
書有證也

藥欄

今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  
也有不悟者以為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乖  
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  
云以竹繩連綿為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  
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

一本無作

藥蘭  
三字

月令

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是呂氏春秋

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為之誤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

### 畫寢

論語宰予畫寢鄭司農云寢卧息也梁武帝讀為室之寢畫作胡卦反且云當為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然則曲為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為韓文公愈所訓解也

問馬

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為韓文公讀不為否言仁者聖之德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况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為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為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為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為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字辨

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即為某字發上聲變為某字去入又改為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合發為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推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母字並是正無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母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母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亾從一點一畫下觀篆

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亡失之亾亾中有入母有  
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  
父母字之母皆呼為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无上无  
下既  
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學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  
起予乎

非五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為迂繁徒自騁學且不  
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

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瞻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



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  
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  
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許少施巧  
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  
士搏移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  
言况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  
也何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  
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况秦地厰田上上居天下之

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  
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  
繁駁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鱉炙熊蹯李氏  
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  
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為證寒與韓同又李以  
上句云膾鯉膾胎鰕因注詩曰魚鱉膾鯉五臣兼見上  
句有膾遂改寒鱉為魚鱉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啟  
云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為寒寒

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况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蹇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為蹇即下句亦宜改膾為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魚蹇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翩對恍物則獨改翩翩為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

頗有異同改其字知犯國諱豈唯矛盾而已哉

### 杜度

世徵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愚或非之曰杜不名度其人則冷哂曰韓文公諱辨亦引之子獨不然妄也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故不敢與之言歸而自紀曰按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猶崩通名徵字犯漢武諱稱字通是也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遂又削去伯字呼為杜度明知度非名也且

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也與伯度實為一家  
豈可不信杜篤論之本真而從韓文公之末誤也

初學記對

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鵲吳牛以不耐熱見月亦  
喘然魏鵲者引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為據  
斯甚踈闊如此則蓋言魏烏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  
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今月門旣云魏鵲則  
風事亦用漢雁矣若是採掇文字何所不可東海徐公

碩儒也何乖之甚

七步

陳思王七步之捷用事者移於常人宜矣若襄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詩即燃萁煮豆之二十字也細而思之其可當諸王所用哉梁代任昉襲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雖梁人襲王固無忌諱然欠審爾若以諸王為捷幸有十步事相當而新何不採於後魏耶

渭陽

徵舅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徃徃亦然茲失於識豈  
可輕相承耶審詩文當悟皆不可徵用矣是以齊楊惛  
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  
對之欷歔又有思戀二字亦不可輕用其義類此故附  
說之亦見詩矣

方寸亂

今見他人稍感撓未決則戲云方寸亂矣此不獨誤也

何失言甚歟按蜀志潁川人徐庶從昭烈帝率兵南行  
被曹公追破而庶母為其所獲庶將辭昭烈以詣曹公  
乃自指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地  
耳今母為彼獲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棄蜀入魏苟事  
不相類其可輕用耶若撰節行倡娃傳引用雖非正文  
其為此事則云善矣

綠竹猗猗

詩衛淇澳篇云綠竹猗猗案毛傳云綠玉芻竹篇竹也詩



疏引郭璞云今呼白脚莎或云即菘蓐草又云篇竹似  
小藜赤莖節韓詩作藹音篇亦云藹篇竹則明知非筍竹  
矣今為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  
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爾按謝贊若佳  
何不預文選所以為昭明之棄也故盡引陸郭之注疏  
云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大著作祝嘗有顯  
論今祕閣西南廊新碑古入姓名若此外誤多矣故愚  
撰十四代蠲疑史目以別白也

萬幾

萬幾字出於尚書臯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  
案孔安國云幾微也言當戒萬事之微也史以晉太宗  
為丞相時於事動每經年桓溫患其稽遲而問之對曰  
萬幾那得速耶斯對真得書義近者改為樞機之機豈  
尚書之前別有所見始未聞也當由漢王嘉奏封事引  
用誤從木旁也顏氏不引孔注以證又後人不根其本  
遂相承錯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亦自誤後學

也

請長纓

終軍請長纓今多云將係單于分門書策亦然所未喻也按漢書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斯文甚明何其相承而戾正史耶蓋由終軍傳內有當發匈奴使軍自請行之處旋又叙請纓事讀者誤合為一段遂此乖謬矣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臣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今持說者宜悉  
軍請畫吉凶於北廷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若係  
單于乃賈誼之事非終軍也按班贊云誼欲試屬國施  
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且非以長纓係之也又按陳思王  
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  
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斷可知矣

鄒侯

漢相蕭何封為鄒侯舉代呼為嗟有呼贊者則反掩口

而啞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嵯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痛為指揮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嵯遂使後學見今呼為嵯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罪於司馬氏

學家自文穎孫儉裴龍駒及小

頰之徒皆作贊音即不得云今多呼為嵯矣所以更舉之者貴好學知司馬公之失矣

### 柏臺烏

御史臺有柏及烏固在朱博之前也漢書叙朱博請罷

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并水皆竭又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并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為大司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任大司空得為御史大夫願盡力為百僚率哀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為柏自博栽烏自博集職由蒙求朱博烏集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不盡然也

除授

除授二字當路分明今多不能窮審意義俗吏非調選得官者皆自大曰我乃堂除而亦有隨俗語新拜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遺賀書題之云送上新除某官以除故乃以詛新官俾除去之也案漢書凡言除其官以除故官就新官而晉宋已降史書既非班馬之筆多不根義理或以拜授為除及載本語則義旨宛在今聊舉其一如晉王導讓中書監請為三師表云臣乞得除中

書監竭誠保傅是也又漢趙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國則  
迎之除舍注云初除所至之舍此注亦須細味之若以  
初到之舍乃州宅也蓋初除暫移出之館亭爾以臨歧  
路故迎之於此除之義明如皎日其可不悟哉今授代  
無新拜之官者云有除無授唯此語允當其有謂之除  
書者乃除去前人舊官與新人也

徧謝

近有因覽除授之說謂予曰今新拜官非恩薦之地僉申



謝禮無乃不誠乎斯甚無謂予曰却是故事劉歆拜黃門侍郎其父向戒曰今若年少得顯處新拜宜皆謝貴人叩頭謹慎戰戰慄慄乃可免也今之徧謝其暗合耶當行學家之教也

甘羅

世咸云甘羅十二為秦相大誤也案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戰國策云為呂不韋庶子因說趙有功始封為上卿不曾為丞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

武職今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  
蓋押牙旗者今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案兵書云牙旗  
者將軍之旌故必豎牙旗於門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  
今者押牙既作押衙而牙門亦為衙門乎

揚州

揚州者以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貨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為星火鋪誤也

合醬

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是日偶不暇為之者則云時已失大誤也案昔者王政趨民正月作醬是日以農事未興之時俾民乘此閒隙備一歲調鼎之用故給云雷鳴不作醬腹中雷鳴所貴令民不於三二月作醬恐奪農事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為限亦不須避雷

但問菽麩得法否耳

座前

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於牀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今或貽書中外言座前則以重空前則以輕遂翔坐前無義也其字既不居下是使前人坐於地非禮之甚歟不爾直云座字空前可矣

起居

又卑致書將結其語云附狀起居狀字下直加候字也  
案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  
動靜乎語既不了理遂有乖末吏短啟亦然也

不僅

又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訓劣不劣人情是何言  
歎苟云僅旬僅別則如此之類可用矣不爾交不近人  
情也

彭原公

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  
令子蓋言廓子畫蚤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案劉氏世  
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  
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  
原公尚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虧丞相  
之甚其誣厚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語耶或云

是彭原公引  
舊事以勉廓

朝祥

今俗釋服多用昏時斯頗非禮按戴記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便歌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訝其不待明日而歌斯發是以傷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徧示禮終至明日復叅公務無樂不為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

除某物又曰夙興云云足知前夕除廢以為明晨之漸

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

今在脫服假內禮云大喪不避反不見賓友也

禮云大喪不避

涕泣而見人者言既不行求見人人來見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見卒哭之後月旦月半以朔望為辭不見親賓遇節復如是出何典歟至有尊高居喪弔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告退宜矣若以為辭未敢

聞命

辰日



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誠為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耶

成服

三日成服之制聖人斷決著在不刊之經無敢踰之矣今或見不詳典禮取信巫師有至五日之僭者夫禮等於天實崇大之事也非小生所宜改但以前序從朝故略舉此見禮記第十八卷

出城儀

寒食拜掃案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  
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  
憑焉又云主人去塋百步下馬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  
禮分明矣其上饌與時饗何殊今多白衫麻鞋者衣冠  
在野與黎庶雷同大錯大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  
陵並具公服則四時之例矣又案唐禮凡叅辭並是  
公服故松柏非遠之家每新改授皆見所以示仕祿朱  
紫之榮釋褐結綬抑亦如之其四時之享布素暫去襪

板即可矣若悉白衫麻鞋何以表軒冕耶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或往往仍有自宅便麻衣草屨而去允為不可

忌日

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匿訃不聞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日晚便絕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世說云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齋閣飯不葷之說晨受親戚慰早見不唯別異

外賓抑容  
畫得議事

暮當賓朕弱

不必黃昏容  
遠者回也

其畫也尺題留而

不復親戚來而不拒言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

矣若乃送客挾彈訪人辭酒立時之輩攝祭之流固無

足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飡叔治七歲之至性豈唯

不樂必哀所可折制耶

或聞近代有其日焚紙錢  
既非典禮所載余未之信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余常膺悶莫究  
其端近見惠郎中寔云合作虎豹字曾有得處偶忘之

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雲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自  
聆所聞每嗟所未見因覽列女傳見陶答子妻所云南  
山有玄豹隱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  
章乃知惠說自此爾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  
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窟穴靜也則併宿公  
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

引從

常憶幼時見在事或三五人同行其中筒笏囊位下行

卑者俾前行呵逐開路位高行尊者得以默而進焉其  
高尊之殿乘亦不離馬後蓋饒謙之去就也意者偏遂  
便於高尊處今則反是筒笏前引以為尊殿乘訖而無  
序何耶

拜禮

夫拜者禮之特所以申敬恭之儀故周禮有頓首稽首音  
振動吉凶竒褒肅九等之拜以示威儀而觀容止也其  
非至親行卑者拜則接捧示止之不敢當之意今卑謙

太過反不敢接捧而鞠躬側立惕受翻令前人得以盡禮深拜又書狀弟慶辭竭並削去拜字以敬尊官都乖古風

卜媪

非卜筮者必話桑道茂之行有媪一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卜回者必曰媪於桑門賣卜其神乎俾來覆之桑言休則媪言咎桑言咎則媪言休顧後中否桑媪各半或有折話者曰斯管公明門前媪也咸誤矣案符子

云齊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  
五與不卜等耳蓋是子家設理之詞後人呼聲而至是  
愚欲歸實故證之

急急如律令

符咒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為如飲酒之律  
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  
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咒之類末  
句有如律令之言並非也案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



為零

音若毛詩盧令令之令若人姓令狐氏之令也

律令是雷邊捷鬼學者豈

不知之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 永樂冢

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為東王公墓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大謬也案韋氏兩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誤為東方朔墓也當時時人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為東王公後代必更轉為東里子產矣

### 蜀馬

成都府出小駟以其便於難路號為蜀馬今宣城郡亦  
有小馬時人皆呼為宣州蜀馬語習不悟良可笑焉有  
似中宗時時人呼姚丞相為陝州吳兒

同州桂  
肇亦然

### 蹙融

今有奕局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戲  
生於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元規著  
座右方所言蹙戎者今之蹙融也學者固已知之

### 錢戲

錢戲有每以四文為一列者即史傳中所云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疊映欺惑也疾道之故謫其音攤為蠶齒反音鋪為蒲厥義此耳今人書此錢戲率作擣蒲字何貶擣蒲之甚耶案擣蒲起自老子今亦為呼盧者不宜雜其號於錢說攤鋪之義皎然可見

寓直

常見直宿公署咸云寓直徒以當直字俗稍貴文言而

不究其義也案字書寓寄也寓直二字出於潘岳之為  
虎賁中郎將晉朝未有將校省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  
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云寓何異坐自居第而  
稱僑儼也

### 端午

端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  
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余家元和  
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

故光福王相題鄭象記處云端五日豈三十年端五之  
義別有見耶

俗字

俗字至夥芻字已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草非也因芻  
又記得趨走之趨今皆以多居走非也音焦下已有火  
今復更加一火剩也瓜果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已  
象剖形明矣俗字甚衆不可殫論

俗譚

俗之誤譚不可以證者何限今人呼郡刺史為刺史謂  
般涉為官涉謂菑為漉食魚謂鰕為桂以蠶為詬人振  
鼻為噴涕吐口為愛富殊不知噴嚏噫臍噫者音隘藏府氣噫出熨斗為醞  
剪刀為箭帽為慕禮為里保為補褒為逋暴為步觸類  
甚多不可悉數

### 挽歌

代云挽歌始自田橫門人非也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  
齊將戰齊將公孫夏令歌虞殯杜注虞殯送葬歌也如

是則已有久矣

上馬

自便服乘馬已來既無帷蓋乃漸至大裁帽席帽之障蔽近年時態唯修虛事至於致恭尊高不敢戴上馬宜矣直有出門猶露首面如之何

非麻胡

俗怖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為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稜既

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  
轉祜為胡只如憲宗朝涇將郝玘蕃中皆畏憚其國嬰  
兒啼者以玘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閭閻孩孺相脅云薛  
尹來咸類此也况魏志載張文遠遼來之明證乎

不反判

諺云千里井不反唾蓋由南朝宋之計吏瀉判殘草於  
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  
汲水遽飲不憶前所棄草草結於喉而斃俗因相戒曰



千里井不反剗後訛為唾爾

三臺

今之雕酒

雕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促樂是也故且作雕字貴淺近易識爾

三

十拍促曲名三臺何也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為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動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

借書

借借上子亦反下子夜反書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

癡又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

云古諺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嗤笑也後人更生其詞至三

四因訛為癡

卷白波

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  
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龍鍾

亟有孔文子之徒下問龍鍾之義且未知所自輒以愚見鍾即涪爾涪與鍾並蹄足所踐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澱矣義當止此餘俟該通

嚏呪

今人每嚏必自祝所祈云云案邶終風篇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我則嚏之也鄭又稱古遺語每嚏云人道我以為他人說我我則嚏此正得其旨願言者非呪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解詩句爾

阿茶

公郡縣主宮禁呼為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已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為阿宅家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為茶子既而亦云阿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家以宅家子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削其子字遂曰阿茶一說漢魏已來宮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為宅馬

下俚

俗呼下俚家為嘉李家者

秦人呼云

以俚與國姓音同不敢

聯下字呼因改為嘉下聲逐近亦以家美故也

揚聲

喪筵之室俚妓婢唱悲切聲以助主人之哀者謂之揚聲不知起自何代按其嘖嘖然宜呼為羊聲義取羔羊  
跪報爾不唯助也抑用邀之豈不深乎哉

屋頭

俗名如廁為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溷因影為沃頭焉

### 車輕

俚語以車頓前為質者乃由不識輕字故也輕音致詩云如輕

如軒前重為輕後重為軒俚見輕字似桎字便以支乙音呼俚語之謬放此輩觸類而思從可知矣至如見馬首之低者遂為頭質乃由車質之誤也亦宜云頭輕其義與車同矣

### 竹筴

簞籩籩因江東呼為筮今京洛皆呼為竹筮

今俗字音筮為但蓋

此字音旦又音閩當是有於筮旁書旦閩二音者遂誤合二音反謂是但遂以成俗

余嘗因市此

呼作閩音為輕薄所嗤曰真村裏書生余應之曰聲亦

呼作旦音知乎

若是者又多難悉言

### 驢為衛

代呼驢為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說

以其有鞣有槽譬如諸衛有胃曹也因目為衛

自前漢有直廬

郎吏居之今則衛士處之至今紫宸宣政殿外皆有廬舍以宿衛士是也

奴為邦

呼奴為邦者蓋舊謂僮僕之未冠者曰豎人不能直言其奴因號奴為豎高歡東魏用事時相府法曹卒子炎誤犯歡奴杖之歡諱樹而威權傾於鄴下當是郡寮以豎同音因目奴為邦義取邦君樹塞門以句內有樹字假豎為樹故歇後為言今兼刪去君字呼之一說邦字類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賓則拜

措大



代稱士流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馮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名家其州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為四說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抱木

南土有木以抱為名者言其輕滿不能成斤亦以造器  
滿抱如無因以懷抱名之也南土多陂塘多生水松其  
抱木感水沫依松而成似松之疣贅浮繞其株悉去水  
面三寸原其化徵假松之氣爾故其臭芳其質輕抱木  
突輕於赤脚誠哉斯言然余為南漳守命工為函匣筒  
鞞抑造清明毬卵輕齋而歸北人莫不稱便而異焉

薛濤牋

松花牋代以為薛濤牋誤也松花牋其來舊矣元和初

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

勝長

乃命

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 石鏃餅

石鏃餅本曰嘑餅同州人好相嘑將投公狀必懷此而去用備控牢之糧後增以甘辛變其名質以為貢遺矣

### 李環餠

酥乳煎之輕餠咸云十年來始有出河中余實知其由

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綏福里方見夜作問之云乳錫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七文明日市得而歸不及數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余從叔聽之鎮河中自洛招致錫者居於蒲蒲土因有是錫其法靳傳唯博涌軍人竊得其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輕錫然而劣於蒲者不盡其妙焉

風爐子

以周繞通風也一說形像名烽爐子理亦近焉

相思子

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為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為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穠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

甘草

所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叢似薔薇而無刺其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藥黃其實亦

居甲中以枝葉俱甜故謂之甘草藤土人異呼為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漳亦有故備載之

### 投子

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今或作頭字言其骨頭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案諸家之書骰即股字爾不

音投

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裴注云投瓊也則知以玉石為投擲之義安有頭骰之理哉

### 熊白啗

貞元初穆寧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已

下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  
饌愁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  
鼎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為然而未嘗免笞叱之過  
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  
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  
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羨色曰非唯  
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  
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

此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笑而傳之

### 生肝鏤剝

今縷生肝肚為飯食之一味曰生肝鏤剝言其細切如彫鏤之義一說名生肝鏤胙言似奉大祭之餘胙聲譌故云鏤剝也凡諸飯食名號字余撰變王子泉僮約并雜字在集中言之詳矣所未該者今之五味罍爚瓜茄及猪肉俗謂之丑甲音者而臆腫臙映字反是字書內燥字音丑獵者譌呼丑甲反爾此字火旁云下木別有



火旁世世下木音士甲反是沸湯燂菜字其音丑獵者  
義出暗燻也

畢羅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餽餽  
以其象渾沌之形不能直書渾沌而食用之從食可矣  
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刀机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机既有  
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鑄飪乖之且甚此類頗多推理證  
排可也

元和中有姦僧鑿虛以羊之大府特造一味傳  
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鑿虛

今往往俗字又加  
食旁率多此類也

### 琴甲

今彈琴或削竹為甲以助食指之聲者亦因汧公也嘗  
患代指而舊甲方墮新甲未完風景廓澄援琴思泛假  
甲於竹聊為權用名德既崇人爭倣效好事者且曰司  
徒甲夫琴韻在乎輕清且竹與自然之甲厚薄剛柔殊  
矣况棄真用假捨清從濁予蓋靡知其由也至如篋篋  
之與秦箏若能去假還真其聲宛美矣

案仲容樂論云  
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相問孟嘉此義嘉曰以其  
漸近自然故知甲宜從真矣

茶托子

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指取楪子  
承之既啜而盃傾乃以蠟環楪子之中央其盃遂定即命  
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竒之為製名而詰於賓親  
人人為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  
百狀焉貞元初青鄆油繒為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為一  
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昇

平雀家訊  
則知矣

折封刀子

起於郭汾陽書吏也舊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陽雖大度廓落然而有晉陶侃之性動無廢物每收其書皮之右所斲下者以為逐日須取文帖餘悉卷貯每歲終則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簿所斲之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積胥吏不暇剪正隨曲斜聯糊一日所用斲刀忽折僅餘寸許吏乃鋤以應急覺愈於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環勢加於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榘其書而斲

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儀部吏也

言不廢折刃也

每話于

外後因傳之益妙其製

書題籤

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緘翰日滿閣者之袖而潞帥却士美時有珍獻趙公喜而回章盈幅曲叙殷勤誤卷入振武封內以遣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潞時阿跋光進帥麟覽盈幅手字知誤畫時飛還趙公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

令籤記以送故于今成風也

門狀

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朱崖李相貴盛於武宗朝且近代

稀有生一品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以為舊刺輕

刺則今之名紙

相扇留具銜候起居狀而今又益競以善價紙如出印  
之字巧諂曲媚猶有未臻之遺恨并丹禰正平生於今  
日其亦如是乎

席帽

永貞之前組藤為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細色罽代藤曰氊帽貴其厚也非崇貴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為臺丞自化理第早朝時青鎮二帥拒命朝廷方叅議兵計而晉公預焉二帥俾捷步張晏等傳刃伺便謀害至里東門導炬之下霜刃歛飛時晉公繫帽是賴刃不即及而帽折其簷既脫禍朝貴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

折簷帽尚在裴氏私帑中

太和末又染繒而復代罽

曰疊綃帽雖示其妙與氈帽之庇懸矣會昌已來吳人  
街巧抑有結絲帽若網其巧之淫者織花鳥相廁焉近

染藤為紫復  
以輕相尚

### 被袋

非古製不知孰起也此者遠游行則用太和九年以十  
家之累者邈迤竄謫人人皆不自期常虞倉卒之遣每  
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為腰囊置於殿乘至  
是服用既繁乃以被袋易之成俗于今大中已來吳人亦



結絲為之或有餉遺豪徒翫而不用也

注子偏提

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  
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  
子其形若瑩而蓋背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  
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論者  
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今見行用

承床

近者繩床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樣言高不及背之半倚  
必將仰脊不違縱亦由中貴人狃意也蓋防至尊賜坐  
雖居私第不敢傲逸其體常習恭敬之儀士人家不窮  
其意往往取樣而製不亦乖乎

繩床當作承字言  
輕齋可隨人來去

--	--	--	--	--	--	--	--

賓退錄

趙與時

王建宮詞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記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莫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

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昭華瑄醉折梨  
園縹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  
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  
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  
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夜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  
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  
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熱薰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  
暎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

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又別有六十六篇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托者

### 十幹化氣

世有十幹化五行真氣之說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錄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巳化土它做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巳得戊辰屬土故化土乙庚得

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八駿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  
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曰綠耳王  
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八駿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  
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  
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東宮官

前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唐而復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

百二十刻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為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畫



有朝禺中脯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夜晝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皆百刻舉成數耳實九十六刻也每時分別為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摠而計之為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冀州風水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

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者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無萬數

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米斗三錢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為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少東

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為次矣

分疏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顏師古注袁盎傳不以親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絕倒

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

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為絕倒非也

家公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為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不云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

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母之稱少耳山簡謂年幾二十不為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十二月

後漢陳寵傳云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二月曾氏自備但記陳寵一事云

黃巢詩

陶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山  
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闌看  
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麈錄殊不知此乃以  
元微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為一元集可攷也其  
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  
生處獨自閒行獨自歸其二曰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  
拋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閉凭闌干望落暉

長年三老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父入泚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  
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

攤錢

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  
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  
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  
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為博亦信矣

金門羽客食人肉

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廬山記  
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  
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為異謂藉古來未之見余記盧  
氏雜說唐張茂宗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  
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  
而且肋爭堪喫五代史裴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  
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



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澄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為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府衛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樗櫟貯其骨棄之野外女僧及粥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僧有訴者斬于洛陽市則今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醮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于星辰下  
為請命醮之法當本于此顧况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  
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迴雷壇當醮月孤明李商  
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  
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回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  
帝詩迴月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三更禮星斗七  
七服丹霜薛能詩符呪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

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  
出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  
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  
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  
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也非今之道士也  
大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  
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  
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

幸用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  
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所書諸詩亦有非為道  
士設者

王建宮詞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它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  
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首蜀本建  
集序可攷後來刻梓者以它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淆余  
既辨其人矣尚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八

詔蠻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  
然聲畫寢宮娥夢裏驚元是吾王金彈子海棠窠下打  
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篇今見于洪文敏所錄唐  
人絕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  
內人接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殿教開卧鴨池  
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  
敕賜親來乞巧樓春來曉困不梳頭嬾逐君王苑北游  
顰向玉花塔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焰裏看春雲

月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兩人擡起隱花裙  
蜂鬚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自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  
金條零落滿函中教徧宮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没人知  
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彈棋玉指兩參差  
對局臨虛鬪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  
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  
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  
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漿

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  
衣騎馬繞宮廊

婢僕詩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  
箇箇能量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閒物要些些  
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羹頡

漢高帝封兒子信為羹頡侯雖以其母轅釜之故然按  
括地志實有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此注

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漢書注但云頡山一音夏言其  
母夏羹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  
弗深攷也

### 明府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則謂之明廷見范蔚宗書張儉傳  
明府以稱太守如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花蒞宮詞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蒞宮詞三十二首今攷王恭簡



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筆于此庶真贋了然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間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昆山會真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沼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窻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  
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

周迴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綉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  
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隄  
紅艷立春風厨盤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  
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葢  
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  
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  
亭臺繞岼傍離宮別院遶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  
月明花樹底傍他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

纔唱未知名盡將感粟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  
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更鑿開展得綵波寬似海水  
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虛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  
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修儀承寵住龍池掃  
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詞  
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研將行繞曲池能向綵牋書大字  
忽防禦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  
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妝成

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  
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  
斜望花間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球場近曲池頭。  
宣喚勲臣試打球，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  
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  
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  
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鞵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球。

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  
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  
門斜逼卷樓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岫飛蘭  
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關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卷  
畫船飛別浦中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  
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應含  
羞走過御床前

祭井竈門戶箕帚杵臼

今世祭井竈門戶箕帚杵臼者非以其神為能享之也  
特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



紀談錄 晁邁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然須用人薦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

韓魏公不甚信佛理蓋平生所厚善而信者歐陽永叔勢不得不然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隃糜墨大小二枚故江南李氏時有墨務官



玫瑰油出北方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北人貴重之

四蟲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螂蛆不知臭

四棄餅子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棗核和焚一用松毬

誌中有爵者宜稱塚無爵者稱墓有爵及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

松封大夫人知為秦始皇事不知柏亦封大夫出武后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人謂桃花觀即是其處不知公蓋  
寓言也

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  
商也

--	--	--	--	--	--	--	--

過庭錄 范公傳

溫公曰某適過范淳父門邀之同去徐思之不敢輕言  
被他不是個趣哄底人忠宣嘆息久之既歸謂子孫曰  
淳父為溫公所重如此

宣和間景靈宮落成御製有詩用萊字韻應制者牽強  
不叶獨鄭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瞻舜禹壁間俊氣識伊萊  
為絕冠諸臣矣

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長

安唯酥梨筭時復在念其他漫然不復記噫可謂風流  
矣

建業進士某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  
聯云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韓公憐之以  
百千賙焉

謝景武師直與王存正仲友善謝任褒陽王遠至夜叫  
門見之師直屣履出迎率子姪行家人之禮慷慨道舊  
喜而有詩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陽翟燕照隣仲明賢士人也素安命生計索然讀書不  
仕嘗有詩云女矮兒癡十口餘進時無業退無廬一窻  
風雪韓城夜火冷燈青照舊書

韓康公子宗武文叔賢而有才康公有愛妾曰蟾奴康  
公身後家貲鉅萬妾盡攜他適文叔恬然不較鄉里服  
焉

王子野待制家舊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  
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

謂生曰試觀之何物可下飯乎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  
唯饑可下飯爾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  
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  
盡處是孫山賢即更在孫山外

無名子從學魯直未幾文大進嘗題扇上畫小兒迷藏  
詩云誰剪輕紈織巧絲春深庭院作兒嬉路郎有意嘲  
輕脫只有迷藏不入詩蓋路得延小兒詩不及迷藏也

皆昌洪道為許學正鈴束諸生嚴甚輕薄者苦怨之皆他適書所居壁云某日某上謁良翰先軍皆歸不解徐繹之蓋連姓而言乃短舌者之詈言也

王觀與章子厚友善俱以踈散稱時號觀三惇七各言其第也子厚執政觀躑躅不達至堂見子厚邀至閣中話舊欲去子厚令引馬就登觀上馬對衆顧謂子厚曰相公莫要忘了觀三子厚頗有慙色

李充子美洛人家業賣餅好學不倦從程正叔遊忠宣



招館下隨仕五六年歸見正叔正叔曰子久從范何所  
聞見充曰范公奧蘊妙用某固難測相從累年但見貴  
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爾正叔首肯回謂門  
人曰李生非常才也二三子速往見之

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祿留數月無成  
石作詩以別歸云上句舊逸失簾前二聖擁千官唯有掃門

霜鬢容却隨社燕入長安韓覽之惻然遂注一官而去  
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于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

聖意帶御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  
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為人樣子狄詠狄青子也  
范蜀公六十三歲致政歸第後十餘年上欲起之者再三蜀  
公表謝云六十三而告老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孰云中  
禮朝廷無以強之竟從其請

李清臣邦直平生罕作詞唯晚年赴大名道中作一詞云去  
年曾宿黃陵浦鼓角秋風海鶴遼東回首紅塵一夢中竟  
死不返亦為詩識也

隸州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忤其意遂捶之親鄉中嘲者目曰愷悌君子自號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舉止妖嬈目為澗上丈母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啓謝寇公云與韓非同傳于老子何傷以叔向為兄是仲尼太過

許昌進士馬磐子漸五侍郎少時受教後光祿大卿行

繼處席下為范氏三世師磐死有二子貧甚所居切隣  
曾存之屢欲市之酬重價二馬藜羹忍窮不欲曰先人  
故廬兄弟當死此不願易也鄉人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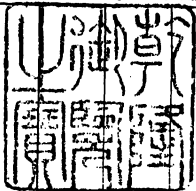
溫公獨樂園林賦詩述美者甚衆李夷行炳大有見山

臺詩云

上句已  
逸失

紛紛紅紫簇虛簷山光不肯饒春色故

向花間出數尖蓋臺側盡栽花卉也



說郛卷十四下